

名家经典小说选



Selected Classic Novels

红色手绢

(法) 约瑟夫·阿瑟·戈比诺 等/著
胡金玲 等/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名 / 家 / 经 / 典 / 小 / 说 / 选

红色手绢

[法] 约瑟夫·阿瑟·戈比诺等 著

胡金玲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红色手绢 / (法) 约瑟夫·阿瑟·戈比诺等著; 胡金玲等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名家经典小说选)

ISBN 978-7-5594-2318-4

I. ①红… II. ①约… ②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9304 号

书 名 红色手绢

著 者 (法) 约瑟夫·阿瑟·戈比诺等

译 者 胡金玲等

责任编辑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5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18-4

定 价 2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椭圆形肖像 001

[美] 埃德加·爱伦·坡

刘 洋 译

大名的艳妾 005

[日] 井原西鹤

商 倩 译

圣家族 011

[日] 崛辰雄

商 倩 译

蒙庞西埃王妃 027

[法] 拉法耶夫人

孙 展 译

小园中

049

[奥地利] 里尔克

黄 灿 译

卡门

053

[法] 梅里美

陈 茜 译

翁法勒

103

[法] 泰奥菲勒·戈蒂埃

张 琨 译

河边的台阶

113

[印度] 泰戈尔

玄 涛 译

红色手绢

121

[法] 约瑟夫-阿瑟·戈比诺

胡金玲 译

羊脂球

143

[法] 莫泊桑

覃千颖 译

椭圆形肖像

[美] 埃德加·爱伦·坡

刘 洋 译

我受了重伤，我的男仆不愿让我在野外过夜，于是我们便破门进入一座城堡。长久以来，它一直坐落于亚平宁山脉深处，壮丽中透着忧郁，相较于拉德克里夫夫人小说中的奇思幻境毫不逊色。从四周环境来判断，它是最近才被人暂时弃置。我们在城堡内最小且家具陈设最为朴素的房间安顿下来。它位于城堡内一座偏僻的塔楼内。室内装潢奢华，却十分破败陈旧。四壁不但有挂毯与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纹章装饰，还有数目惊人的生动现代油画。这些画作镶在有着金色蔓藤花纹精美装饰的画框里。不仅是墙面上挂着油画，城堡中很多特色的奇异壁龛中也有装饰。也许是受伤引发的癔症，这些油画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夜幕已经降临，我便吩咐佩德罗将屋里厚重的百叶窗拉上，点燃床头一支高脚烛台上的蜡烛，并把围在床四周的黑色天鹅绒窗帘全部拉开。于是我安然躺下，即使不睡觉，也可以看看四周的画作，读读枕边找到的那本小书——这本书正是介绍与评论屋内画作的。

我读了很久，贪婪而执着地注视着油画。时光飞逝，转眼间深夜来临。烛台的位置不太称我心意，然而我又不想吵醒男仆，于是便吃力地伸出一只手去挪动，好让光线充分地照在书上。

然而，如此一动竟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众多蜡烛的光线这时投射到了房间里的一处壁龛内。而此前这里却被一根床柱的阴影所

遮蔽。这样一来，我便看清了那里一幅之前全然没有留意的油画。那是一幅肖像画，画中的少女正渐渐熟落成人。我匆匆扫了一眼，然后便闭上双眼。起初我也不甚清楚自己为何会这样做。就在双眼紧闭之时，我也在思索着这样做的原因。那是为了争取思考时间的冲动之举——既是为了确认我的眼睛没有欺骗自己，也是为了消除幻觉，更为冷静客观地观察。过了一会儿，我再次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幅油画。

这次我确信无疑，因为一道烛光投射在画布上，似乎驱散了那抹令我失神的朦胧，我立刻回过神来。

正如我所言，这幅肖像画的是一位年轻姑娘，画中只能看到头部和肩膀，用绘画专业术语来讲，所用的是晕映法，与萨利的肖像名作颇有相似之处。画中女子的手臂、前胸，甚至是熠熠秀发的发梢，全都不着痕迹地融入背景中那抹模糊而幽深的黑暗中。画框呈椭圆形，镀着厚厚的金粉，上面有摩尔风格的金丝细纹装饰。作为一件艺术品，最为令人称道的还是画作本身。然而，这幅画却突然让我产生了巨大的触动，既非由于技法上乘，也非因画中是位绝代佳人。至少，不可能由于之前半睡半醒中的幻觉，让我错将肖像当成了真人。我立马留意到了它独特的设计、晕映的技法以及精美的画框，这些足以立刻排除幻象的可能性，容不得它片刻存在。我半坐半躺着，一边聚精会神地思考，一边注视着画像，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终于，我心满意足，觉得自己领会了其技法真谛，然后便安然躺下。我发现，这幅画的魅力在于其极致的逼真，让我先是震惊，继而是困惑、折服与惊叹。带着深深的敬畏感，我将烛台放回原来的位置。如此一来，那令我震撼的画面便再次隐匿于阴影中。我急切地翻阅着那本描述绘画及其历史的小书，翻到了介绍这幅椭圆形肖像的那一页，在那里读到了这段模糊而离奇的文字：

“这位姑娘有着绝世美貌，而且活泼动人，然而她却不幸邂逅了一位画家，坠入爱河，并嫁给了他。画家富有激情，创作勤奋，并且早已献身艺术；而她相貌出众，活泼动人，而且总是神采奕奕，如小鹿般好动。她热爱一切，珍视一切，唯有绘画艺术是她憎恨的情敌。

她生怕调色板、画笔这样的讨厌工具会剥夺丈夫对她的垂青，因而听到画家说还想为自己的娇妻画像，她不禁大惊失色。但是，她为人恭顺谦和，无法拒绝。这位姑娘顺从地坐在阴暗高耸的角楼间，一坐就是几个星期，唯有头顶落下一道微光照亮画布。而画家对自己的作品深感自豪，一时又一时、一日复一日埋头作画。因为他个性热情不羁，又喜怒无常，渐渐地，他开始沉迷于幻想，以至于没有留意到，孤寂的塔楼中那道惨白的光线正在侵蚀妻子的身体与精神，而只有他对此视而不见。但她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毫无怨言，因为她知道，这位声名显赫的画家在工作中收获着激情与快感。他夜以继日地画着这位深爱自己的妻子，而她却日益憔悴虚弱。事实上，一些见过画像的人都赞叹着作品与本人惊人的相似，并且认定画家能有如此卓越表现，除了有高超的技法，还因为他深爱自己的妻子。然而渐渐地，随着作品几近完成，再也无人获准造访塔楼，因为画家的创作热情急剧高涨，两眼几乎不离画布，甚至连妻子的面容也不看上一眼。他全然没有想到，画布上的色彩所描绘的恰恰是身边坐着的这个人。几个星期过去了，任务所剩无几，只须描唇点睛便大功告成。此时，妻子的精神已如即将燃尽的油灯，忽明忽暗。嘴唇有了色彩，双眼也有了神韵。一时间，画家着迷一般站在自己的作品前。看着看着，他突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一脸惊骇，突然大喊一声：‘原来这真是活的!’他蓦然转身去看爱妻，却发现，她已经死了!”

大名的艳妾

[日] 井原西鹤

商 倩 译

这是发生在松风江户的故事。有一位住在东国的大名，夫人过世了却还没有续弦，他整天郁郁寡欢，家臣们都很为他担心。他府上有四十多位相貌姣好、出身不错的侍女，便从其中选定了女官，准备让她们在大名心情愉悦的时候去侍寝，以博得大名的欢心。这些女子都如含苞待放的樱花一般美丽动人，若经一夜春雨，必定顷刻怒放枝头，芬芳吐艳，无论哪一个，都是千娇百媚，风情万种，撩人魂魄。但是这些人中，竟然没有一位能使大名满意的，家臣们为此十分苦恼。

说来也怪，关东地带市井里巷的女子，大多足平颈粗，肌肉僵硬，虽心地善良却少了艳丽之质，其恬淡无欲、胆大心实无疑是长处，然而作为恋人却少了几分情趣。女人，说来还是京都的最好，从没有哪个东国的女子能超越京都女子。说起京都女子的好处，首先是善于辞令，这一点儿尤为可爱，却也不是说京都女子说话矫揉造作，而在帝王之都天子脚下便是这般风情，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出云一带的男女说话大都吐字不清，隐岐一带男女形象虽然粗鄙，说话口音却和京都相差无二，而且就风流韵事而言，姑娘们多喜欢弹琴弈棋，闻香弄歌。这种风俗是因昔日宫亲王曾被流放至此，由他将此事传播开来，后随着人们对此道日益熟知，并加增益，使得往昔的风俗流传至今。

大名觉得到京都寻觅女人，也许会找到满意的，就派了一个在王府当差了很久，现今在内宅当监工的老头子去往京都。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想看清东西就得戴老花镜，前牙也已经基本掉光了，很早之前就已经嚼不动章鱼，食不知味了。对他来说，最好吃的东西就是把山萆菜碾成泥。他终日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对于男女之事，他也早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有时候不过是张着只剩下几颗牙的大嘴说些淫荡的话，撩拨一下自己的情欲而已。尽管如此，他毕竟还是一名武士，挂着披肩，一身武士的装扮，但是由于他在内宅侍候不允许佩戴长刀和短剑，所以干的又全然不是武士的差事，只是做些保管银钱账册之类的琐事。此次派他去挑选美女，和派一个女人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把女人放在他身边也无须担心，当然如果他还年轻的话就另当别论了，那就连释迦牟尼佛祖都不敢轻易将女人交给他的。

老家臣来到京都室町的筱竹屋绸缎铺老板的家，对老板夫妇说：“我这次来有要事请二位帮忙，但此事又不能让大名手下人得知，我知道你们在京都生活了一辈子，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在老武士进门的时候，老板心里就开始嘀咕，不知这生活在王府里的老武士会有什么请求自己。然后老家臣严肃地说：“大名的夫人过世多年，但至今仍是孤单一人，未能寻得合意的侍妾，此次我受大名所托，要寻一美貌女子带回王府。”老板忙说：“这对大人们来说是常有之事，但不知要什么样的女子。”老家臣从直木纹的装画长匣中拿出美人图，说：“和这画中女子近似即可。”

老家臣看着那幅画接着说：“首先是年纪，要十五岁到十八岁，时下流行的姑娘们那种脸型，要圆一些，肤色要淡淡的樱花色。五官要端庄，不能是细眼，眉要浓，眉心要宽，鼻梁要渐高，樱桃小嘴，牙齿要白而且整齐。耳朵稍长，但不能又厚又肥，要薄一些的最好，耳垂不能太长而且要显得耳根都透亮。前额头发要自然，不加修饰，脖子挺拔，后颈没有拢上去的短发。手指要细长，指甲要薄，脚最好是八文三分长，大拇指不能翘起来，脚也不能扁平。个子要比普通女子高一些，腰不可太粗，不能显得结实呆板，臀部要宽而且丰腴，身段秀气，着装得体，姿态显得气质高雅，性格温柔，才艺兼备并且精

通出众，浑身上下没有一颗黑痣。”老板听罢，沉思了一会儿说：“京都地广人多，有姿色的女人不计其数，但是完全合乎这个标准的太少了。但是大名既然有此要求，又不惜重金，只要这京都有，我一定寻来给大名过目。”

老板答应之后，随即立刻行动，把这件事情悄悄托付给了在筱竹町开鲜花店，同时干介绍人生意的角右门卫。一般来说，靠给大官介绍女人为职业的人，等事情办得有眉目之后，若交一百两定金他就会留下十两手续费。这十两之中，要给跑腿的老太婆八钱银子。相看那天，姑娘需要穿漂亮的衣服，若没有合适的衣服，可以租用。要租白色窄袖和服一件或清一色白色凸星花纹黑绫字上衣，仿照唐朝织造的特宽饰带，粉色绉绸的内裙，宫廷染法的戴头巾头篷，再加上铺轿子的坐垫，一天的租金是白银二十目^①。如果姑娘被选中，介绍人就能拿到一铤银子的谢礼。如果是穷人家的姑娘，那就先认町人^②为临时父母，即便这户人家是小门小户也无关紧要，要以这家姑娘的身份进府。这户町人家可得到的好处，是从雇主那儿得到一份礼金，以后这姑娘若成了侧室生了小少爷，这门临时亲也可得到一份禄米。

参选的姑娘们自然希望自己可以被选中，所以竭力做好准备，但被召见却是很难的。租窄袖和服需要二十目银子，租用一辆两人抬的轿子需要三目五分银子，在京城之内无论是谁都是这个价。如果姑娘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女，则需付佣金六钱银子，如果是一位二十四五的姑娘，则要八分，还得提供两顿饭。这样，虽好不容易相看一次，然而一旦落选，则要白白损失二十四目九分银子，这对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子来说实在太可悲了。

有时候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阪和堺市的町人们无生意做的时候，在岛原或者四条临河街的那些游乐场所，把帮闲的和尚假扮成九州一带的财主，把愿到京都做妾的姑娘们请到一起，说是慰劳她们。但是对那些有几分姿色的姑娘就留住不放，悄悄央求茶馆老板给传话

① 也写为文目，日本钱币计数单位。

② 江戸时代住在城市的手艺人和商人。

要在那里玩玩。如果有姑娘对这种无理要求感到气愤，要求回去，老板们就千方百计地说服，姑娘们终于在那种下流欲望的驱使下，和他们做一次露水夫妻。为着对方二钱五金子的寻欢之资，姑娘就把自己拎刀切着卖了，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遗憾的事情。当然，若不是穷人家的姑娘，是没人肯做这种事的。

那个做介绍人的花店老板把他事先看中的一百七十多位姑娘挨个带来让老家臣一一过目，但是老头子一个也没有看中，所以他感到十分为难。就在花店老板无计可施的时候，听到有关我的传说，就请木幡村的村民带路，跑到我的住处宇治来了。他很快把我带到了京都，也没容我刻意装扮一下，就穿着那身路上穿的衣服，未加修饰地去见了老家臣。结果他认为我比他江户带来的美人图上的人还出色，就决定不再另找别人。他对我的要求无不应允，进府的事通通说定，这样，我立刻成了大名的贵妇了。

我被带到离宇治十分遥远的武藏，住进浅草的别墅，在那里我们昼夜享乐。我也如那从中国移植来盛开的花一般，根叶无损花开艳丽。有时候把堺町的艺人叫到别墅来，把酒言欢直至天明，我想不出这世上还会有比这更美好快乐的生活。女人毕竟生来水性杨花，对男欢女爱之事无法忘怀，但是大名毕竟老了，再加上武士家规森严，在内宅侍候的女多男少，我便更不知男人兜裆布中是什么味道了。因此心里由衷地希望有个对象能满足自己爱恋的情欲。

总而言之，大名公务繁忙，从早到晚和他身边垂着刘海的侍童亲近狎昵，现在对小妾格外垂青，自然而然对正室就疏远了，这大概也是贵族之家的女子不像市井女子那样醋海波澜的缘故吧，无论身份高低，世上再没有比动不动就醋意大发的女人更难伺候的了。

我虽然是薄命之人，却能有幸得到大名的深情厚爱，所以日夜与他同眠共枕甚是欢愉，然而好景不长，他就开始求助地黄丸了，与他同床没有一次有始有终地满足过。但是这种事情又难以对人启齿，所以我感到无比凄凉，日夜感觉遗憾万分。这期间大名逐渐消瘦，容貌憔悴双眼无神，已是不解风情，并对我无端怀疑。于是大名现在将此归咎于京都女子贪色无度所致，家臣们也独断专行，突然宣布打发我

回家，结果又把我送回了宇治。

纵观世间男人似乎生来如此，总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女人身上，真是可悲至极啊！

圣家族

[日] 崛辰雄

商 倩 译